

栀子花开，  
才是夏天

那些还在卖栀子花白兰花的阿婆

有人讲，栀子花开，才是夏天。最近，有市民朋友家中种植的栀子花陆续绽放，也有师生在校园里看到洁白散发着清香的栀子花。不过，曾经弄堂里熟悉的“栀子花，白兰花……”叫卖声现在已经听不到了。

那么，如今在上海市中心，阿拉还能看到卖栀子花和白兰花的阿婆吗？对于上海市民来说，栀子花和白兰花意味着什么呢？记者寻访到部分卖花的老人，听听她们的“卖花经”，同时采访多位嘉宾和市民，请他们分享各自的看法。

## 那些在市中心卖花的老人

记者了解到，现在市中心还能看到卖白兰花和栀子花的老人，只不过没有以前那样普遍和常见了。据说，这些老人卖花主要集中在重庆南路天桥、南京西路、鲁迅公园等市中心几处地方。

“全上海（白兰花栀子花）大概我卖得最便宜了！”在重庆南路天桥的一角，记者遇到了正在卖花的周阿姨，白兰花售价三块钱一对，有一位老主顾来，手机刷一下二维码，付了十块钱，拿了N对走了，这个价格很实惠。

周阿姨告诉记者，她卖花多年，但价格一直没有涨过：“白兰花人家卖四块钱、五块钱一对，我只卖三块钱。今年鲜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，成本也提高了，我还是卖三块钱。因为老客户太多了，我不好意思涨价。”周阿姨说，以前有咖啡馆一直从她这里进栀子花，一买就是上百元。据悉，咖啡馆买回去是为了做一种特调的风味咖啡，可以让咖啡带有栀子花特别的香气。

周阿姨是杭州人，孩子在杭州生活，老伴已经去世，如今她独自生活。对于周阿姨来说，卖栀子花带给自己的乐趣主要是能消磨时间，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。

而对于在附近天桥上专心致志串花的丁阿姨来说，卖花不仅是为了生活，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据丁阿姨自己介绍，她是四川人，老伴是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的，两人在新疆认识并结婚。回到上海之后，老伴退休两年就去世了，当时丁阿姨儿子大学还没毕业，她就出去打工供儿子上大学，也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收入来源，当时有一位朋友介绍她去卖花，丁阿姨从此就转型成为“卖花阿姨”。

但卖花并不是一帆风顺，这其中也经历了一番挫折与磨砺，丁阿姨说：“刚开始自己卖花时不熟悉，也挣不到钱，后来慢慢学会了，生活才开始有了好转。如今，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卖花。”

对于自己坚持了将近小二十年的卖花生涯，周阿姨认为还是很有意思的，“在上海，戴栀子花是一种传统，还能让人想到小时候的情景。看到有人来买花了，叫一声‘奶奶’‘阿婆’，我很开心。”

在黄陂路地铁站口的马路对面，记者遇到了一位正在串花的扬州阿姨。她对记者说，自己的母亲以前也是卖栀子花和白兰花的，所以她从小耳濡目染并学会了这门手艺，对她来说，卖花也可以赚一点小钱。

南京西路王家沙总店门口，曾有一位阿婆摆摊卖花多年。在王家沙市场部孔经理记忆当中，这位阿婆应该是上海人，年龄大约70多岁，满头白发，胖胖的，态度和蔼可亲，有时候还会送给自己做好的栀子花。如今，上海阿婆已经不来王家沙总店门口摆摊卖花，“取而代之”的是一位芜湖来的

阿婆。

在徐家汇美罗城门口，常常会看到一位卖栀子花、白兰花的老阿婆，她在这里摆摊卖花多年，而价格也在不断水涨船高，并创出单价二十多元的新高，而不少卖花的同行也对她的做法嗤之以鼻。

在上海自媒体人印济良看来，这位老人堪称上海滩的“卖花刺客”，那天下班时，他正好遇到老阿婆在卖花，“开价25块钱，价钯实在太狠了！阿婆解释说老板涨价了，她也没办法。但对我来说，10元是心理价位的极限了。当我还价到10块钱时，她追上来说要把栀子花塞给我！”

## 栀子花带来熟悉的记忆和味道

栀子花、白兰花带给人们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？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曹语庭博士看来，栀子花、白兰花和茉莉花是夏季一道别致的小风景：“我漫步在黄梅雨季来临的校园里，教学楼一侧种着细细密密的栀子花，洁白清香，洋溢着青春毕业季的热烈与伤感。”

林宝演唱的那首《栀子花白兰花》浮动着上海夏天的香气，以前街头卖花的多是苏州籍、上海籍阿婆，一贯清清爽爽的模样，在街头安静地卖栀子花、白兰花、茉莉花手串，花朵整整齐齐地铺在湿毛巾上，这幕场景不禁让人想到“今世卖花，来世漂亮”的美好愿景。

现在，曹语庭偶尔在淮海中路天桥上能遇见几个卖花老人，“听口音不再是苏州阿婆和上海阿婆了，但是栀子花香气依旧，这是专属于上海夏天的香气，每年夏天都有一个永恒的约定。”

在美食人士“玫瑰公主”看来，栀子花带给自己的是外婆的记忆和妈妈的味道，“以前女子不用香水，用白兰花或栀子花的女子一般都有点文化的人家，未必一定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，但也是对生活有点要求的女性。小时候家里没有冰箱，到了晚上，母亲从衣服上取下栀子花，撒上一点水，再用湿手帕或纱布包起来，据说这样能保存三到四天，但花的芳香与头两天已经差了很多。”

对于美食作家“食家饭”来说，她每年都可以闻到栀子花、白兰花的芳香，因为院子里就种了栀子和白兰。待到夏天花开时，她会摘个一两朵，就放在碟子里闻闻。

在“食家饭”的记忆当中，马路上卖的栀子花从五块到二十块都有，价格要看花的大小和串法，而与香水相比，栀子花的香气是截然不同的：“栀子花奶味的甜香是孩童式的，也是入世俗气的香味，高级香水少见有用到这种味道，但在女人腕边、衣襟上别一朵，再被夏日汗津津的温热体香一熏陶，那真是美。”

“记得那年买下自己称心的房子，钥匙交到我手上那天，一个人走进院子，也正是栀子花开的季节。因为置屋的前半程经历颇有些曲折，而结果

却大顺，站在楼门口不由愣怔半晌。忽有一阵清风吹来，带着浓烈的栀子花香，这花香像在背后轻轻推了一把，将我推进门去。转头一看，院门口一株一人高栀子树，二三十朵花开得正盛……”

## 有人想写那位卖栀子花的老人

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陶赋雯6月17日去苏州，夜晚游平江路时，她看到路边坐着一位穿着雨衣打着伞的卖花老人，“当时看到阿姨在雨中卖花，于心不忍，赶紧买一朵茉莉戴上，希望老人早点散摊回家。”

多年之前的一个酷热夏天，陶赋雯在街头看到一位老奶奶卖花，出于同情心，陶赋雯让老奶奶卖给自己快蔫掉的花：“我脖子上挂一对白兰花，手上戴一串茉莉花，奶奶帮我戴上，我陪她唠嗑。走之前我又买了两束挂件，是可以风干的茉莉花，送给沿路惜缘的人。奶奶说，好人一生平安。”

每到栀子花开的季节，资深媒体人、女性专栏作家盛祝莲总会买一对栀子花并戴上，还会买上一束花插在家中或办公室的花瓶里，“以前办公室的年轻女编辑都会戴栀子花，她们还会买来送给同事。城市当中卖栀子花的这个群体我已经关注十几年了，也采访过个别人，因为我一直想写写她们，她们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。”

盛祝莲曾在淮海路的巴黎春天门口买过栀子花，并采访过卖花的老人，“那位老人大约八十多岁，一说话就笑。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大学纪还出来卖花，老人说是为了打发时间，她并不想在家坐等养老，她家生活富裕，儿子收入高，不想让她出来。但老人说卖花开心，看到女生戴上她做的花很美，她心里更开心，我听了非常感动，一直想写一篇《那位卖栀子花的老人》。大约在四年前，我注意到买花的人群中开始出现年轻的男性白领，不过，卖栀子花的老人开始逐渐减少了。”

文/晨报记者 严峻嶸  
图/见习记者 陈燕菁